

一样的动作
相同的情意

我和老伴坐在17路公交车上，随着报站声“中华和平路口站到了，有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”，车门打开了。

第一个下车的是一个青年男士，他轻快地跳下车后，回身抬起右手，握住了一位正要下车的漂亮女郎的手。女郎顽皮地双脚一蹦，也跳下车来。一对可爱的小夫妻说说笑笑，牵着手向前走去。

接着下车的是我那77岁的老伴，他较谨慎地走下车梯，缓缓回身，也抬起了右手，接住了我送过去的手臂，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托住了我的臂肘，将我稳稳地扶出了车门，之后，我很自然地用手挽起了丈夫的臂，相依着缓缓地向前走去。

这真是：相同动作，相同情意，记载着沧桑，记载着甜蜜。

(张健娥)

采摘槐花



60多年前，我还在上小学。春天，当教室外的那棵大槐树开花时，同学们就被它吸引了。

下课铃一响，男生们就冲出教室，班里个子最小、外号叫猴子的家伙，噌噌几下就爬到树杈上，大喊着：“谁要槐花！”同学们围在树下，喊着、跳着，接着一串串槐花。男生大口地嚼着槐花，女生则把槐花挂在耳朵上。一次，有个男生把一串槐花放在一个女生的头上，还俏皮地唱道：“随手摘下花一朵，我为娘子戴发间……”引来一片欢笑声。

上课铃声响了，大家跑回教室，脸上挂着汗珠，嘴里散发着槐花的香味。

(刘俊兰)

我走丢后

1951年，我6岁。那年过春节，哥哥带我到石家庄新华区西营村的舅舅家去拜年。吃过午饭后，我偷偷地往回走。出了西营村，穿过东营村，见四周一个人也没有，一只狗从我身边跑过，我非常害怕，就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从对面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，他看我在哭，就把我抱上自行车，带到东营村公所。里边有五六个人，他们问我哪个村的，我只是哭，不说话。

那时农村没有电，更没有大喇叭，一个人就上了房，大声喊：“谁家丢了小孩，快来村公所认领。”

后来，舅舅他们发现我不见了，四处找我也没找到。天快黑时，有人告诉舅舅：“东营村公所有个小孩，你去看看吧。”舅舅来到东营村，一看是我，才把我抱回来。

(敦振中)

像爱儿女那样爱父母

和母亲通电话，我听出她感冒了，问到：“妈，你感冒了吗？怎么说话鼻音这么重？”母亲说：“可能是昨天受了点寒，没事，我刚吃了点感冒药。”我继续说：“变天了，可得注意点，记得按时喝药。这周我不回家了，妞妞也感冒了。”母亲一听，赶紧说：“你不用挂念家里，快带妞妞去医院看看……”接着，母亲又说了一大堆嘱咐我的话。

放下电话，我突然醒悟到，是不是我做得太不好了？母亲和女儿同时感冒了，我却不肯回家看望母亲，要一刻不离地守着女儿。其实，女儿已经上了初中，虽然从小娇气得很，但小小的感冒还是不要紧的，她自己吃了感冒药，照样玩得开心。母亲老了，感冒了很容易引起气管炎，有一年换季时感冒，咳嗽了一个多月才好。

我们的爱，为什么总是偏向儿女，而忽略了父母？我想，这应该与我们从小形成的习惯有关系，做儿女的，都是被父母宠着长大的，所以父母在我们心目中一直是强大的角色。他们为我们撑起一方无风无雨的天空，护佑我们成长。

可是，岁月匆促，转眼间父母老了，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，他们的腰弯了，头白了，精力大不如从前，还经常被病痛侵扰。因为老迈，他们也会感到失落和无助，有时还会像孩子一样脆弱。

我们中年人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，是父母和儿女的支柱，有义务把父母和儿女照顾好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要厚此薄彼，把更多的爱给儿女，只留一点给父母呢？

想起郑板桥曾为百姓写下的几个字：敬老



如子。我们应该像对待儿女一样对待父母，给儿女多少爱，就要给父母多少爱，不能让爱的天平失衡。我的老家有个乡邻，让母亲住在几乎要坍塌的破房子里，却对儿子百依百顺。他这样做，并没有赢得儿子的孝顺，上行下效，儿子长大后，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孩子。大家都谴责这样的人，可有的时候，我们都容易犯这样的错，虽然不至于到这种程度，但

给儿女和父母的爱不是一样多。

真的应该敬老如子！给儿女买他喜欢的东西时，要想想父母喜欢什么。对儿女嘘寒问暖的时候，别忘了父母也需要你的问候。其实父母是最容易满足的，给他们一点爱，他们就非常欣慰。

想到这些，我又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，说：“妈，周末我回家看您！”

(王纯)

生活中的小事

上周末，我到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东西，结账时，知道老板的儿子准备考军校，就闲谈了几句。说话间，不远处有一位阿姨正注视着我。

“哎，小伙子，你在部队工作啊？”阿姨笑着问我。

原来，这位阿姨家有个待嫁的女儿，一心要找个当兵的。我说：“阿姨，我不在部队工作，真是不好意思了。”阿姨有些尴尬地冲我点点头，我转身离去。

我一向不爱管闲事，管不好没准儿还招来麻烦。因此，陌生阿姨托我给她女儿找对象的

事儿，我更是懒得管。

晚上，孩子忽然发烧，我和妻子整整两天都没出门。我把家里的垃圾收拾了就放在门口。不料，等我星期一上班时，门口的垃圾“不翼而飞”了。不知是哪位邻居帮忙扔掉的。正想着，老张家的门开了，他扯着大嗓门说：“孩子病了？我看垃圾袋里有退热贴！我老婆买的橘子，可甜了！拿给孩子吃。”我正想推辞，手里已经多了一袋蜜橘，只好笑着连声道谢。

“孩子的烧已经退了，喂了点橘子，睡了。”回到单位，看着妻子发来的短信，忽然心生愧

疚：不久前，我还和妻子唠叨，老张那嗓门太大，一说话整个楼道都能听见！转而又想到被我拒绝的那位阿姨，如果不是爱女心切，谁会半路拦住一个陌生人给女儿介绍对象呢？想到这儿，我给在军区工作的战友打了个电话。

这个周末，我开车带着阿姨和她女儿到军区附近的小饭馆相亲，小伙子和姑娘一见如故。回家的路上，阿姨的脸上笑开了花。我本来还有点心疼油钱，但此时不知为什么，心里舒坦极了。

谁说人与人之间日渐冷漠呢？如果内心阳光绽放，必然会收获一片晴天。

(张冰)

巧圆阅读梦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有个同学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小人书，全班同学抢着读，有的都顾不上回家吃午饭。那时，同学们大都没有课外书，想让家长买课外书根本办不到。

为了满足读书的欲望，我和小伙伴们想出了不少好办法。首先是租书，一人租书三人看。我们上五年级时，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小人书出租摊儿，花一分钱租一本可看一天，只要别把书给弄破就行。我们三个要好的同学轮流租，每人租一天，等于每人花一分钱看三本书，心里那个乐呀。

接下来是攒钱买书。我和小伙伴们在上学的路上捡废品，有时假期割些草卖，卖了钱就买小人书，慢慢积攒了几十本，由我统一保管，谁想看就来我家看，不能拿走。

再后来，我们竟想到了办图书室。这时小伙伴们家里都有了少量的书，凑到一起有一百多本，我家的一间闲置南房成了小图书室。我们把小人书整整齐齐地挂满一面墙，把文字书码在炕上。我们瞅着这些书，都舍不得离开，索性把铺盖搬来住在一起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读书小组，放学一起写作业，写完作业就选读课外书，交流读书体会。我们几个因为看书多，知道的事就多，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读给同学们听。

我们的读书小组很引人注目，尤其是小图书室的吸引力越来越大，不仅同学们常来看书，有些成年人也不断光顾。

(陈文升)

